

萌卖不卖汤

MENGDOMAIMENG
BUMAITANG

秦子菁 著



路见美男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仙界第一丑女搭配天下第一美男？
要不要这么欢型啊？

天上掉下个萌呆的二货师父求勾搭，能不能别这么狗屎运啊！

“矮丑娃”徒弟
“高帅富”师父

师徒见面 分外眼红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降服

史上最爆

笑的师徒
漓江出版社

“孽缘”

萌卖汤 不卖盐

MENGPOMAIMENG
BUMAITANG 秦子菁 著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婆卖萌不卖汤/秦子菁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07-6088-5

I. ①孟…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3691 号

选题策划: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库文妍

特约编辑:胡 蓉

装帧设计:姚姚工作室

封面插画:蜥 蜴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22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83876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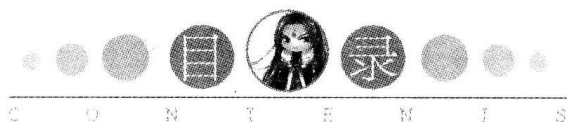


上天入地寻之遍，伊人凭栏忘川边

第一章	上仙您哪位？	001
第二章	传说中的空灵山	015
第三章	骚包鸟	027
第四章	我们都是麋鹿一族的	037
第五章	都是小白啊小白！	047
第六章	抢手的孟婆	059

辗转碧落又黄泉，一杯独酌两难见

第七章	表哥你好	069
第八章	鼻涕虫	081
第九章	狼粪狼粪	089
第十章	破茧重生	097
第十一章	赶着去投胎	107
第十二章	整不死你我算白活！	115
第十三章	孟婆要发疯	123
第十四章	月黑风高夜	133
第十五章	我心君未知	141



滚滚红尘双双渡，一朝分离难割舍

第十六章	一根稻草的价值	151
第十七章	骨牢	159
第十八章	调戏	169
第十九章	当年？	179
第二十章	捉拿	189
第二十一章	惊悚	199
第二十二章	挣扎	209
第二十三章	变数	219
第二十四章	转机？	229
第二十五章	人间四月芳菲尽	239
第二十六章	相公相公	247
第二十七章	传说中的闪婚	257
第二十八章	狐狸成亲	267
第二十九章	离殇	277

光阴蹉跎流水过，不记沧海不记年

第三十章	韶光现	287
第三十一章	浮屠	295
第三十二章	重逢	303



《上天入地寻之福，伊人凭栏忘川边》

“喂喂喂……孟婆汤买不买？三十万冥钱一碗，你买一碗我们还可以免费续碗，喝了绝对不上火不长痘，不会变成大头娃娃，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殖系统，怎么样？来一碗呗！”孟子虚坐在摊位上万年不换的木头墩子上，左手拿着一个大兜勺，右手拿着一只破得快露底的破木碗，碗里装着青烟阵阵的不明液体，或者说，那根本就不能用“液体”二字来形容，只能勉强用胶体来形容，不然那破得露底的碗哪还装得了。而这碗胶体上面还十分诡异地如岩浆一样直冒泡。或许不会有鬼想要再续一碗的。

不过，奈何桥上，孟子虚就是老大，孟婆汤不想喝也得喝，喝之前还得先付钱，不然，哼哼，想过桥？先去十八层地狱练练。只要桥头右拐走几步，十八层地狱就在最底下！随时欢迎各位去历练。

自从上一任孟婆老眼昏花，放跑了两个恶鬼，而且还是没喝孟婆汤的，所以上下牵连，地府大裁员，包括孟婆在内的数十位官员被革了职堕入轮回之后，就是那么巧，孟子虚正好符合了孟婆的标准，于是就跳出轮回做了孟婆。孟子虚一做孟婆就是上千年，孟婆汤虽然看上去恶心，但是



愿意买的鬼很多，几乎是抢破了头，所以她也乐得有钱赚，只不过都是些纸钱，怎么赚都是地府通用币，在凡间根本派不上用场。

“免费续碗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原价要五十万，今日大减价，不来别后悔！”虽然面前的死鬼排的队伍长得看不见头，虽然孟子虚的汤从她开始卖汤就是三十万冥钱，虽然每只碗都是快破底的破碗，虽然汤碗上面不知道沾了多少死鬼的口水。但是！她孟子虚就是愿意这样叫，一碗孟婆汤下肚，前尘尽忘，哪里还会记得她喊的促销语？

喊得嗓子难受，孟子虚不再继续，从怀里掏出孟婆守则看了起来。孟婆守则其实就是孟子虚就职时记的笔记，她怕自己熬的汤会出什么岔子，所以想方设法记住规定，这样就不用重蹈前任的覆辙了。

守则是线装本，孟子虚带在身边上千年，所以早就焦黄破烂，孟子虚看着上面特地用朱笔写的字。每隔千年，上界会贬一仙下凡渡劫，因为是神仙，所以必须准备三只碗，盛上三碗孟婆汤，第一碗仙力尽散，第二碗神智尽失，第三碗前尘尽忘。孟子虚在这奈何桥头做老大上千年，从来都没有见过神仙什么样，所以让小鬼替了几百年的班又可怜兮兮地被孟子虚捡了回来。

“啊——孟孟……婆。咯咯，你……怎么回来……了？”纠结得肠子都会打结的声音效果，在地府里，除了白无常不做他鬼想，孟子虚一回头，就看见了小白那张惨白的脸，舌头红得好像刷了油漆一样，“我就是等着看神仙。”孟子虚没来得及收回手，白无常血红的口水就顺着舌头滴到了本子上……

“啊，啊，孟婆，不好意思……舌头太长，没办法。”白无常惨白的脸浮现一丝红晕，红晕之后，小白同志慌乱起来，甩着舌头直道歉。孟子虚怀疑他死之前是一只蛤蟆精来着，只是，有这么白的蛤蟆吗？难道说是变异？

“不要紧，只是你弄坏了我的书，该怎么赔？要不以后你投胎的时候

我算你十倍汤钱怎么样？”孟子虚大兜勺在汤锅里搅搅，岩浆一样的汤头立刻冒出更多泡泡。白无常的脸色瞬间突破白的极限，他疯狂地摇头，然后被自己摇晕过去。

孟子虚看着飘在地上的白无常，嘴角一阵抽搐，明明是地府第一阴差，怎么见了她比见了阎王还要害怕？她孟婆就有这么丑？

“真是胆小鬼。”她用力吹一口气，白无常一下被吹走了。孟子虚也没了看手册的兴致，继续卖汤，手伸向拿着汤碗的死鬼：“付钱！”

“请问，这位……可是孟婆？”耳朵捕捉到一个清冽又带点回甘的声音，孟子虚抬头看见一个周身仙气缭绕的男子，面若冠玉，唇似含丹，犹如谪仙落世，但是，这本来就该是一个谪仙。孟子虚吞口口水，在地府任职上千年，哪朝哪代的美男都见多了，可他就好像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和氏璧，不论有多少珠宝美玉，再也没有一样能够拥有抵得过他的光华。自他所站之处起，投胎众鬼皆退避三丈之外，这么纯正的仙气，莫不是一个上仙？孟子虚小小地兴奋了一下：“那个，这位仙家？”

“我不是来喝汤的。”花尽渊转向孟子虚，开口的同时，孟子虚小心肝一颤，看着他脸的同时再听那个声音，震撼不是一般的大。花尽渊看着孟子虚，不是随意打量，而是从头到脚细细审视，然后视线转移，看向孟子虚从柜子里翻出的，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干净木碗，视线集中在中间那坨胶状类似果冻可是却有着堪比鼻涕虫的外貌的，据说是孟婆汤的东西。

“不喝汤？你不是来投胎的？”孟子虚收起碗放进柜子里，“如果不是来投胎的，你可是走错地方了，要找阎王请下桥，然后找罗刹给你带路。”

花尽渊抿抿嘴，伸手到袖子里面摸摸，摸出一面小铜镜来，递到孟子虚面前。小铜镜手掌一般大，上面刻了很精致的纹路，镶嵌了细碎的宝石，镜子里面映出一张枯瘦丑陋的脸来。孟子虚嘴角抽动几下，然后抬起头，一把将花尽渊连同镜子推开。



“你这是什么意思？嫌本官丑是不是？”

花尽渊摇摇头：“不是，为师只是想让你看看，这是你最爱的物件。”

“为师？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个师父？”孟子虚将手里的兜勺往汤锅里面一丢，溅起一片水花，还有一些溅到花尽渊的身上，黏黏糊糊的一堆。

花尽渊叹口气，将衣服上的东西撕下来：“瑟儿，我是你师父啊，为何你如今……你看，这是你的戒律牌。”花尽渊又从衣服里掏出一块牌子。孟子虚愣了一下，把牌子接过仔细端详。

牌子是鸡血木的，雕成木槿花的样子，倒是挺别致，正面印刻“戒律”二字，背面则是“钿瑟”二字。

“你说我以前是不是叫做钿瑟？”刚刚这个神仙叫她瑟儿，大概就是钿瑟了。

“对，瑟儿终于记起为师了吗？”花尽渊点点头，然后遭到孟子虚的一记白眼。

“原来不是神仙，是个神经病，本官从来都不记得我有起名叫做钿瑟过，本官生前是孟子虚，死后依旧是孟子虚！”

花尽渊见孟子虚怎么都不肯信，只好叹口气：“子虚，你既然不信，那就跟为师走一趟。”

“为什么？”孟子虚越看越觉得他像个神经病，听说神经病的力气奇大无比，不知道一个发神经的上仙是怎么样的。

“喂！你拉我干什么？”孟子虚刚刚想到此处，就被花尽渊拉往往桥下扯，孟子虚在心中悲催地哀叹，果然，发神经的上仙力气奇大无比，

“小鬼！帮我看好摊子，要是漏了一个死鬼，我就叫你好看！”孟子虚对着名叫小鬼的小鬼叫道，然后就无力地被花尽渊扯走了。

“知道了。”一直缩在摊子角落的小鬼慢慢直起身子，看见孟子虚走

远了，松了口气，“哎哎哎哎！孟婆汤买不买？二十五万冥钱一碗！”反正孟子虚算术不好，心眼也不小，便宜卖了她也知道。

“你扯我干吗？手脱臼了！”孟子虚一路大呼小叫地被花尽渊扯着，花尽渊直到听见孟子虚说手脱臼了才忽然停下来。

“子虚，你的手脱臼了？”花尽渊弯腰仔细察看孟子虚的手，孟子虚左手一挥，一拳打在花尽渊的脸上。

“是啊！神经病！”孟子虚用左手拖住右手关节往上一送，咔嚓一声，右手被装了回去，“好在本孟婆是死人，不然你赔我医药费！”

花尽渊闻言，眼睛盯着孟子虚的手臂：“不要紧吗？”

孟子虚愤怒了：“你只要不烦我，就不要紧。”

“但是，为师只是想找到你啊。”

“你已经找到我了。”孟子虚瞪眼道。

花尽渊皱起秀气的眉：“你若是不信，我们可以一起去见阎王，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不去！”孟子虚双手叉腰怒视着花尽渊，要不是看在他是个仙人的分上，只怕孟子虚现在就发飙了。

花尽渊无奈地缩回手，看孟子虚想逃回奈何桥，连忙伸手抓住她的袖子，只听刺啦一声，袖子被扯下来了。孟子虚本身活了上千年，是个老古董，那么身上穿的衣服自然也是古董中的古董。孟子虚回头怒瞪：“还不松手！”

花尽渊松开手：“跟我去吧，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不去！有本事叫阎王来！”她话音刚落，花尽渊就不见了踪影，下一秒，花尽渊又出现在孟子虚面前，身后跟着阎王本尊。阎王他老人家喘得像条狗一样，都不知道活了多久的老元首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像今天这样狂奔。

“阎王，告诉子虚，我是她师父，今天是来找她的，叫她跟我回

去。”花尽渊面对着阎王，背对着孟子虚，却是换了一副表情，冷淡至极，像是懒得多说一句话。

“是……子虚啊，本王作证他真的是你的师父，尽渊上仙可是天界的第一上仙，他此番为了寻找徒儿已经花了上千年，子虚你就答应了吧。本王如今年事已高，禁不起折腾啊……”阎王满头汗水地说。

花尽渊一副很好说话，很好欺负的样子对着孟子虚，一脸的“我没骗你”吧。

“好吧，你……上仙，您找我有何贵干？”无事不登三宝殿，花尽渊不会就是找到她说一声“我的徒儿”，然后就咻的一声回天上吧？嫌不嫌麻烦啊！

“为师是来接你回去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今日回去，为师替你重塑肉身，然后助你得道。”花尽渊见孟子虚像是相信了，眼睛开始冒星星。

“真的？”孟子虚依旧将信将疑。

“嗯。”花尽渊一脸的诚恳。

孟子虚狐疑地看向阎王，他老人家此时看起来像是从水里捞上来的浮尸一样，完全没有精力去解答孟子虚的疑问。

“那……我跟你走？”

“我们走吧。”花尽渊点点头，将一张符咒丢到地上，瞬间地上出现一个传送阵。

孟子虚一直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还是不敢相信，师父就算了，既然入了轮回，找回来又有何意义？还没有任何条件，肯定有问题！

“子虚，跟为师走吧。”不等孟子虚反应过来，花尽渊就拖着往黄泉道逆行而去。

花尽渊和孟子虚前脚刚走，后脚奈何桥上刮起一阵狂风。风过之后，奈何桥下出现一名男子，长身玉立，紫发紫眸，淡红色的嘴唇轻轻抿着，

像是有些犹豫地迈步上了奈何桥。小鬼正在盛汤，也没怎么注意这人。

“这里不准插队，要买汤后面排队去。”

幽夜骨秀气的眉毛微微一皱：“你是孟婆？”

小鬼一愣，抬起头来：“怎么，你也是来找大人的？”

“是，孟婆在哪里？”幽夜骨耐着性子问，小鬼叹口气，放下手里的兜勺，幽夜骨见状又问道，“怎么，她出事了？”

“那倒没有。”小鬼摆摆手，“刚才来了一个上仙把大人带走了。”

吧嗒一声，年久失修的桥栏被幽夜骨一手掰了下来。

“上仙？什么上仙？”

“就是花尽渊啊，这个世上叫花尽渊的就那么一个上仙不是？”

回答小鬼的，是整片倒塌的桥栏发出的轰隆声，在小鬼的尖叫下，幽夜骨挥挥袖子带翻了摊子摇摇欲坠的布篷。

“哈哈——好啊！好一个上仙花尽渊！”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他幽夜骨永远都比花尽渊慢一步，“你家大人回来的时候，记着告诉她一声，说我魔君有意交好她孟婆，既然今天闯了空门，那改日再会！”

小鬼在看见幽夜骨睥睨奈何桥上众生的刹那，吓得忘记了尖叫，直到幽夜骨走了之后才回过神来，满脸恐慌地看着满地狼藉：“怎么办啊！”钱可都在孟子虚身上，这下要他怎么修理这个烂摊子啊！孟子虚回来知道了一定会劈死他的！

孟子虚被花尽渊固执地牵着手进了传送阵，花尽渊的手软软的、暖暖的，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莲香，孟子虚忍不住瞥了他几眼，怎么看怎么像个小孩子嘛！她还未来得及揶揄几句，眼前一花，等到再看的时候，已经不在地府了。

入目的皆是凝结淤积的浓雾，手一挥就浸得整个袖子都湿透了。孟子虚一脸戒备地看着花尽渊，虽然知道眼前的极品美男是如假包换的上仙，

但是不排除他上辈子和她结了什么梁子，现在买通阎王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她做掉。

“你……你带我来这么个鬼地方干什么？”孟子虚颤抖着伸出枯瘦的食指指向花尽渊。花尽渊看见孟子虚的手指，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这里就是你的家啊。”

“我家？我怎么不记得了？这种地方好像比较适合做蛇虫鼠蚁山妖精怪魑魅魍魉的家吧？”话音刚落，花尽渊就点点头：“你三世之前就是一条蛟龙，确切地说，也是一条蛇。”孟子虚回过头看向花尽渊，一脸的“你别开玩笑”了。

说实话，孟子虚在地府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东西都不怕，就是罗刹男手托粪球她也照样敢拿手去戳一下，然后举着手指吓唬罗刹女。只是，这天上地下，孟子虚唯独怕一样，就是花尽渊说的她三世之前的真身——蛇。

“啥玩意儿不好，非得是蛇？”孟子虚枯瘦得蜡黄的脸因为激动，居然显现出一丝红晕。

花尽渊倒是不知道孟子虚这么讨厌蛇，连忙撅起嘴：“子虚，你讨厌蛇吗？可是蛇很可爱啊。往生姬还说我百世之前是一只兔子呢。”

那是往生姬糊弄你的，能够做到上仙的仙人哪个不是千世积德，每一世不是十佳青年就是一代宗师，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变兔子？

孟子虚哼了一声。花尽渊心虚，见孟子虚明显不信，连忙上去拉住孟子虚的手讨好道：“好了好了，子虚不生气，我们现在快些赶到山上去，这空灵山上设了毒瘴，每日此时方可散去露出山路，子虚你紧跟着，后面还有很多机关呢。”

孟子虚随着花尽渊看去，不由得脚底冷汗直冒：“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上山？堂堂上仙，还是天界第一上仙，居然放着云辇不乘，非要走上山？”没有云辇就算是御剑也是好的啊，况且她一把老骨头，哪里禁得起

那么一通走？就算花尽渊愿意，她孟子虚也不愿意！

“因为山顶以上三百丈都布置了结界，就算是上仙也会被结界反噬，所以子虚，为了师父你就委屈一下吧！”花尽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解释，生怕孟子虚不理他或者反悔不走。

“那你干什么不解开结界？没事吃饱了撑的吧？”谁要为了一个天然呆去爬山啊？她又不傻，放着好好的云辇不坐非走路，这不是自虐吗？要不是花尽渊是上仙，她才懒得跑这一趟。这哪里是第一上仙，根本就是第一脑残，第一弱智！

正在心里千遍百遍地骂花尽渊弱智加变态，孟子虚忽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她牙齿打着战结结巴巴地面向花尽渊：“你……你不会……在这山上也布了机关吧？”千万不要，那她要是想下山上山，岂不是每次都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

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怕什么偏偏来什么。花尽渊很诚地点点头，向孟子虚眨眨他睫毛浓密纤长的眼睛。

“是啊，山上也有机关，不过不是很多。”

“有多少？”孟子虚急道，要是像秦始皇陵那样的阵容，那她断然不去！

“九九八十一重。”花尽渊报了一个数字，孟子虚只觉得天旋地转，“子虚，你怎么了？不要紧吧？”花尽渊扶住孟子虚。

“我不要上山！”孟子虚欲哭无泪道，“我要回地府！”要是在这里待下去那不是死得连渣都不剩了！

“无碍的，我带着你，不会有事的。”花尽渊努力睁大眼睛，企图让孟子虚心软。只可惜，虽然是孟子虚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男，孟子虚已然坐怀不乱，堪称女版柳下惠。废话，你是要美男还是要命啊！她要是死了，孟婆谁来当？她可不要做第一个去人家家里被机关给戳死的孟婆啊！

“不去不去！我说了不去！”孟子虚推开花尽渊，很是别扭地一蹶

脚，却不小心把右腿踝骨折了……

花尽渊见状，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扶住孟子虚：“子虚，你不要紧吧？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都是一把老骨头了还不知道小心一点。”边说边掸掸身上的灰尘，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着孟子虚。

是谁害的我啊？孟子虚在心中咆哮，明明就是你这个祸害！

“算了，看你这样也过不了机关，我抱你吧，腿骨折了不方便背。”孟子虚没来得及叫停，脚下一空，就被花尽渊抱了起来。

“谁要你自作主张抱我！信不信老娘把你丢进孟婆汤里煮了！放下！”孟子虚扑腾起来，花尽渊却是抱得稳稳的。

“子虚，不要激动，我只是送你上山，没有别的意思，我不会半路把你丢下悬崖或者丢进静潭喂蛇的。”

孟子虚低头，不知是在害怕还是在抽筋。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就算是真的要丢，也不用说出来吧？况且她哪里是担心会被丢掉，她担心的只是自己守了三世又一千多年的“初抱”居然就这么没了，还是给了一个既弱智又自作聪明的天然呆。她自认向来都是很纯情的，在地府守了那么久，就是为了找个帅鬼然后嫁了，结果只要是个鬼，长得帅的，性向有问题；性向没问题的，都是丑得就连马面见了都会扭头直抽筋；又帅性向又没有问题的男鬼，早就被罗刹女勾去了，连一个渣渣都没的剩。

耳边清风呼啸，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花尽渊停了下来，孟子虚抬头，发现已经走到了一个水潭边。

“又怎么了？”孟子虚没好气地问道。

花尽渊看看孟子虚，咬了咬嫣红水润的下唇，面朝向水潭：“上上下下，你们暂时别出来，小心吓到你们师父。”

孟子虚闻言忽然来了精神：“师父？敢情我也有徒弟呀？什么不要吓到，见外个什么劲？来来来，让为师好好看看，不知道我可爱的徒儿……”话未说完，水潭泛起一阵涟漪，两个巨大的蛇头探出水面，一个

纯黑一个纯白，孟子虚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我说了不要看的吧？”花尽渊叹口气，“上上下下，你们还是变成人形吧，你们师父转世三世，这一世怕蛇。”

两条巨蛇点点头，一阵旋风刮起，风止之后，水面上站着两个少女，一个身着白衣，一个身着黑衣，皆是芙蓉面细柳眉，纤腰不盈一握，实在是大大的美女！

“师尊，师父怎么这副鬼样子？”穿黑衣服的是上上，她上前一步，看见花尽渊怀里的孟子虚这把老骨头，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皱纹，但是脸颊消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老太婆一样。这是没吃好还是被虐待了？

“子虚她是在第三世死后成的阴仙，现在地府担任孟婆，因为常年被地府阴气侵蚀，所以才成了这个样子。只要我送她去涤心瀑洗上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穿白衣服的下下哼了一声，眼中带了一丝泪光：“师父还是那么坏，三世之前老是捉弄下下，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师尊居然说师父讨厌蛇，可恶！师父讨厌死了！”她说着，却还是忍不住凑上去仔细看看孟子虚，希望找出一点熟悉的地方来，看了半天，还是不争气地哭了出来，“一点都不像师父嘛，师尊你找错了？”

花尽渊小心地护着孟子虚，听见下下这么说，眉毛皱了起来：“下下，不许说你师父的不是！子虚她就是你的师父！”

下下被花尽渊一声吼，噎住了，满脸泪水，不可置信地看着花尽渊，然后转头捂着脸跳入水中。

上上见下下被花尽渊气走了，很是无语地回身一拜：“师尊，下下没有对师父不敬，只是前后差距太大，她有点无法适应而已。”当初钿瑟在世的时候，最担待的也是下下了，下下一直都很依赖钿瑟，这份感情自然是上上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子虚就是瑟儿，若我认错了，还有谁认得出她来？”花尽渊看

着上上，语调染上几分寒意。

“她是我的徒弟，即便是怀疑，我也不允许！”

上上叹口气，虽然师尊疼爱师父，可是到头来，还不是亲自将她挫骨扬灰，若不是侥幸留了几魂几魄，现在哪里还找得到她的转世？

“师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上上深深地看了一眼花尽渊怀里的孟子虚后，也跳下水潭。

花尽渊站在原地，看着水潭面上荡起的一阵涟漪，微微地张了张嘴，好像，他一直以来都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遗忘在千年之前。

“子虚，我忘了什么吗？”花尽渊喃喃自语着，抱着孟子虚继续向山上走去。千年之前，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除了记得钿瑟之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要找到她，把她留在身边。

孟子虚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在喃喃着问：“我忘了什么？”

忘了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连我上个月买的蜡烛丢哪儿了都不知道，问我顶个屁用！

花尽渊一直抱着孟子虚上了山。五六丈高的朱红大门的门槛前，坐了一个白发白肤白衣的小童，头顶上一双毛茸茸的耳朵晃动几下。小童抬头看见花尽渊抱着孟子虚上来，连忙将大门推开：“师父！”

“白念，快去准备一些伤药，你师姐受伤了。”花尽渊见到白念，小心地将孟子虚抱好才吩咐道。他一路走下来，体力消耗不少，即便还是仙人，也不免有些吃不消。

白念闻言，很是无语地摇摇头：“我是师兄啊，师父你忘了吗？”

花尽渊想了想，点点头：“你快去吧。”

白念将门开着，就跑进去找药了，直到花尽渊抱着孟子虚快要进禅房，孟子虚才缓过来：“这里是哪里啊？”

“我的禅房。子虚，你还好吧？腿还疼不疼？”花尽渊关切道，然后很是阳光普照地对孟子虚一笑。